

從奇龍計畫看見

黑蝙蝠中隊的真實事蹟（二）

· 何祚明 ·

奇龍計畫之始

一九六八年間越戰正酣，黑蝙蝠中隊在中央情報局（CIA）運作下與美方已合作多年，早就進駐越南芽莊，與美空軍特種作業中隊編組（Detachment 12, 1131st Special Activities Squadron），共同擔任全面戰區之空投運補任務，而深入北越情報滲透任務則由我方組員執行。我在駐防越南芽莊基地期間接獲通知時，即返回臺灣等待受命。

冷戰前期，適逢韓戰爆發，中共與蘇俄赤色聯盟，美於韓戰時為利用臺灣牽制中共兵力布局，以減緩中共「抗美援朝」壓力，因而與臺灣密切合作，使臺灣形成美方在太平洋建立圍堵島鏈的重要一環。一九六四年，中共無預警首次核爆成功震驚世界，尤其原來美國認為中共科技能力無法所及的事，又於一九六七年更進一步實施氫彈試爆，更令美方驚惶不解，並極度迫切欲取得情資。但當時鐵幕

封閉，無法滲透得知內情，適巧高空U-2偵察機出現，經由CIA促成由黑貓中隊執行任務，稱為「

Tabasco計畫」，深入內陸直搗核子試爆研發中心偵測，並成功投下自動收集核能數據兼自動發回訊息的偵測器。遺憾的是未能獲得絲毫訊息，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迫使再度出動U-2偵察機，特製強力天線飛至原投下之偵測器上空對其發射電訊，企圖藉此誘發偵測器產生作用，但偵測器仍無訊號，此策被迫放棄。

在美方需要核爆情資急迫同時，CIA卻突發奇想，重新製作更為精密優越，且高效率敏感數據收集及資訊回傳功能的偵測器，因而體積重量均超過早原先的核能偵測器，以求達到目的。但中共對空

預警偵測及空中地面武器系統已非昔比，早已發展成熟，沿岸及內陸部署嚴密廣泛，對沒有武裝的高空U-2及低空偵測任務機將造成重大犧牲及損失，再圖深入勢必處於絕對劣勢，故偵測任務已全面停止多時。如何能將兩具這樣笨重的東西妥當潛入，直達



完全沒有標誌的奇龍計畫，此為C-130E。（圖為筆者摘自網路）

中共最核心敏感的核子研發及太空火箭測試中心地區，神不知鬼不覺的妥善投下而隱藏不露？陷入毫無對策，無計可施的狀態。冷戰核武競勢之下，美方時刻急需窺探中共核武情報，投擲偵測器長期監控之舉勢在必行，且迫在眉睫。又考慮到探測器務必周全隱密投入目標區不被察覺，其設計異常巧妙，偵測器投下係藉緩降傘衣裝置特別的炸藥小包，在著地時自動爆炸，將傘衣炸成極小碎片，立刻會被風吹散，淹沒沙漠中無影無踪，同時偵測器本身外殼，不論色澤或外形，與當地普遍存在於沙漠中的丘石崖塊一模一樣，同時爲了絕對避免採取往常慣用的偵測任務航路進入途徑，以免被發覺遭截擊，致使成功機率渺茫。CIA認爲長期與黑蝙蝠中隊密切合作關係，並借助黑蝙蝠成員經常訓練及從事低空偵測冒險執行任務經驗，竟然異想天開的策劃出離奇詭祕的奇龍計畫（美方稱爲Heavy Tea Project），期盼能挑選二組任務組員整合組訓後去執行，經要求我方並獲得國防部部長蔣經國先生同意後，雙方按照計畫進行。任務計畫絲毫不可洩漏，因機密屬性爲極機密等級，因而僅直接參與計畫的少數幾位人員外，不爲任何他人可知。

奇龍計畫任務起點不從臺灣地區起飛出發，改由泰國美空軍Takhli基地，雖與當時Tabasco計畫U-2任務相同起點，可是航線選擇經過地區卻出乎意料，中共當局作夢也難料到。因爲航線竟然試圖利用喜瑪拉雅山高峰山壁的屏障，用來阻隔躲避敵方電子搜尋攔截信號，我們必須採取低空在峯巒間不斷轉側轉環，從狹谷間穿梭潛行，必須迴避機翼兩側峻崖峭壁形勢，適時分秒不差，不偏不倚的轉頭變更方向，順應機首前方山脊深谷起伏而時刻改變飛行高度，好保持恆定距地低空絕對高度，稍有差池必衝撞山脈，粉身碎骨永封冰雪。甚至因山區的強風電雪天候變化而必須調整空速，以控制預計到達目標區的空投時間(ETA)，定時定點完成空投作業返航，並要算準在天光前脫離敵區範圍上空到達安全地帶。由此可見，奇龍計畫的對地面砲火及空中攔截的敵情威脅並非關鍵考慮因素，而任務的成敗最大的威脅是能否做到絕對保密而不爲人知的出奇不意，因往歷進入中國大陸偵測任務，都自臺灣或少數由南韓起飛，從中國大陸沿岸擇點正面進入，從未改變。雖U-2任務曾自泰國Takhli基地起飛經驗，但都約在高空七萬呎，而且航線完全不一樣，

沒有利用喜瑪拉雅山做屏障的需要。奇龍任務避開了敵方密集注意正面入侵的空防部署，從意想不到的路徑進入奇襲，穿越其防備疏漏的地帶，讓敵方不易察覺，其次就是絲毫不差的精確航行，如此才能安全低空穿越險惡喜瑪拉雅山深谷。做爲一個領航官，這趟任務使命和責任重大，是我歷來從未感受過的沈重感，它促使我必須全力以赴、善盡個人職責，以提升自己的決心和毅力。而身爲職業軍人，一生幾十年來所培養的軍人特質與性格均異於常人，但人的天性依舊存在，我仍然與常人無別，又那能沒有血肉親情的牽掛和珍愛生命的欲求呢！常覺這難於相容的矛盾，於內心激烈翻絞著，同時產生了強烈渴望能安全突破危難艱險，生還歸返家園的意志決心。「領航精確、避險爲夷」就是安全重大因素之一，完美無瑕，才能摒除葬身喜瑪拉雅山冰天雪地之中，安然穿越峻峰深谷的險惡威脅，以完成任務安全歸來。爲達此目標，我從課業訓練開始便兢兢業業、勤學苦記且不敢怠惰，尤其任務執行全程，從起飛前所有航行裝備檢測校正完成，到坐上領航艙座椅滑升起飛開始，全心均專注於航行計算，修正，設定，不斷的全面反覆監視不同航行儀表

視波顯示及各種雷達回波研判評估，以求近零誤差的精準作業領航計算。直到返航降落，任務留空近十五小時，不斷持續緊迫忙碌中，居然毫無疲憊感覺。這與其說是出於軍人爲國盡忠守職，誓達使命信念所致，不也是個人的私情心願，絕處求生強烈意念所驅使嗎？螻蟻且貪生，人豈不怕死？爲達成任務多盡一份我的職責所能，就是多增一份化險爲夷、安返歸家的希望吧！

回顧奇龍計畫籌劃之初，當時空軍副總司令楊紹廉召見中隊長呂德琪上校，即刻挑選兩組機組人員，計飛行官孫培震上校（副中隊長領隊）、劉鴻翊中校、庾傳文中校、楊黎書少校、黃文騷少校、王銅甲少校，領航官何祚明少校，黃志模少校，廖滄楹上尉，馮海濤上尉，王小琳上尉，張明珠上尉，通信官史東慶上尉，電子官陳琦山少校，任鐸少校，戚方岩少校，劉恩固少校，陳超曾少校，機械官金宗鑑少校，易佑能少校，機械士黃達新士官長，空投士桂興德士官長，廖自強士官長，劉貴生士官長，張連漪士官長，歐治乾上士，李浩上士，另有王振中少校任六名空投士之課業輔導，共廿八名，準備赴美組訓執行奇龍計畫，並通知我們到總部情報

署報到待命。短促期限內經過英語測驗，填寫各項表格文件，家屬資料及備妥個人隨身衣物，準備赴美受訓。可是任何絲毫有關受訓目的、地點、時期及任務等，均絕對高度保密一無所知。其實奇龍計畫整個策劃過程僅美方CIA高層，以及我方國防部部長蔣經國先生、副總司令楊紹廉及中隊長呂德琪參與內部決策者之外，對計畫任務性質內容沒有任何他人知情。我們自待命開始到赴美完成訓練之前，都不清楚何去何從，要執行甚麼任務，大家共同感受意識到此趟任務非同小可，從來沒有如此極度神祕，莫測高深，內心不禁似有似無的一些沈澀凝重意味，只是大家好似都很默契地會心無語，壓抑不露，盡量避免產生面臨任務引起負面情緒而影響心境，這應該是經年累月特種任務的經歷與體驗所孕育出黑蝙蝠中隊成員的特質，也就是承擔任務使命，盡心全力以赴，別無選擇。

在我們準備離家遠行前，向家人臨別叮嚀交代，但我們無從告訴家人赴美地點，何時歸來？家人關切憂心掛念所提的問題，其實也都是我們自己知道而無從獲悉的問題，尤其是自此我們必須與家人親友完全隔離，並斷絕一切的聯繫。任務開始時，我們

只是聽命行事，邁入不得自我掌控且未知的方向，能否歸來，沒有人可以預料。在畢生職業軍人堅定信念和強烈意識的決定及職責與榮譽驅使下，別無選擇，毅然赴命，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壯情懷，油然而湧上心頭。面對留下的家人妻小，不捨又無奈，只得強言歡笑抑制情緒，盡心安撫家人，避免流露感傷的隻字片語，讓他們更加憂傷不安。告別轉身之際，我不禁暗自潸然淚下，不敢回頭張望，沉重默默的踏上征途。

自離開隊部踏上赴美途程，我們就開始對外斷絕一切通訊聯繫管道，進入到長期與世隔離的境地。那段期間我們好似無聲無息地消失無踪，沒有絲毫音信傳回，隊上同仁和眷村眷屬之間各種悲觀猜測，謠傳不斷，流傳散播，其中最爲惡毒的捏造是一架無標誌的美式極先進電子偵測機在遼東近海被共軍擊落，全機不具身份組員無一生還，甚至隊上還派專人秘密和美方人員處理善後，此一謠傳散開，實在是難爲我們家人，如何度過那些長久分離的煎熬、掛念、悲戚與不安的苦難日子。

進入神祕基地

九月廿七日，我們全體廿八人於上午九點到達松山空軍基地時，已有CIA安排好Boeing 727專機在等待，我們從特種管道隱密離境登機後，飛至菲律賓的美軍Clark基地，轉乘Trans International Airlines DC-8抵達加州的Travis空軍基地，CIA人員引領我們前往查驗，並經由特別管道入境，而後我們就在舊金山逗留幾天至各地遊覽。回到Travis空軍基地後，飛行官及機械官去田納西州的Nashville，進入當地的Seward空軍基地接受C-130的基本飛行訓練，其餘的人就被帶到一架全黑塗裝而不見任何標誌的C-130E處。這是性能極其優異且多功能的飛機，已眾所周知不足為奇，但是這架飛機卻是當時僅有的四架非同凡響之C-130，是電子偵測作戰特種任務需求之下，特別加裝最先進尖端電子設備，具備高端反電子裝備，用於情蒐、滲透及偵測等各種特別任務，活動作業範圍涵蓋全球地區，是罕於露面的最高機密，當然他們組員也一如我們隱避行踪身份保密。我們與組員相見握手後，立即登機起飛，趕赴不知所在的祕密基地，也就是我們即將受訓的目的地。原來

這批組員也就是爾後專責訓練我們的教官，知道我們的來由，對我們相當

和善親切，所以也不約束我們的機上活動範圍，任由察看所有艙內設施裝置，我好奇的趨近領航座艙，關注航行裝備，留意他們的作業進行，很多是我從未見過的新奇航行器具，主領航官Col. Brand知我心意，友善的略為簡介，但我一時無法領悟，留待以後去學吧！

當接近目的地時，Col. Brand好似探測，又似考驗地問我們當時飛臨位置，好在從基本航行儀表數據，我們估算約在Nevada賭城Las Vegas東北沙漠了，他對我們的回應點頭一笑，其實我們早知道我們將長駐基地受訓，也不必有所隱瞞了，這也說明那罕為人知的神秘基地是在人煙稀少且渺無邊際的沙漠中，空中地面都列為絕對禁區，正是一般人所謂的神秘五十一區，也是進行各種祕密科技研發實驗、專業軍事特訓演練的封閉禁地，美軍與我們以密碼代號「Delta」相稱。

到達基地當晚，以每兩人一棟獨立木屋，進門為前廳，由兩側各別進入，各有

兩間衛浴的單人套房，一應俱全，我則與同出空軍幼校學長戚方岩同住一棟。沙漠地區室外溫度極低，進入室內的空調溫度宜人，加上長途旅程時差而略感疲憊，快速洗個澡就倒頭大睡。一覺醒來天已大亮，拉開窗幕只覺光耀眼茫，睜眼細看才發現原來地



在訓練基地內幸運拍攝留存的唯一照片。（圖由筆者提供）

面堆積一層白雪，驚喜雀躍地披上外套拿出相機自拍幾張踏雪照，這可是我們所有人中唯一在基地內幸運偷拍的唯一照片，因為基地內全面嚴禁攝影，我們的相機隨即被美方收管，只能在離開基地或外出時才可取回。

基地奇大無比，各部門獨自分隔且分布相當廣闊，我們的起居活動是劃分在特定區域，美方在我們進駐前早已淨空原駐工作人員，因此在我們活動及上課訓練時，從宿舍到跑道邊棚廠的停機坪，見不到任何一個人，只在課堂或飛行訓練時才見到美方教官，及維護C-130E和飛航裝備設計的工作人員，這片空曠寂靜的基地在其他時間裡，僅我們這群離鄉背井的奇龍組員，放眼望去盡是荒漠無盡，黃沙漫天，有如充軍世外般，被置身與世隔絕之境，也不免思遙遠於千里的家小。端詳懷中妻兒子女照片，眷親念情浮湧心頭，久久難消。

基地每日起居生活所需供應，休閒娛樂設施超乎預期的完備，同時美方有Mingus及John兩位長期伴隨生活共處的友人（其實都是假名之CIA人員），很感謝他們專為照顧我們，解決一切生活問題，可說無微不至有求必應，但這般優厚款待讓我們有點疑惑不解，難道是有求甚麼於我們，還

是這趟孤注一擲的任務兇多吉少，預估一去無回，對我們這批人的憐惜與施捨嗎？反正我們已經踏上了不歸路，也就隨遇而安，順應發展，還有何在意呢！每天課業及訓練後，美方人員都返回另外區域的住所，我們隔離劃分的生活區就只剩下兩位美方友人及我們，在遼闊空蕩的基地，閒暇之餘的確單調孤寂，好在大型巴士至小型座車任由大家使用，我們會驅車去較遠的飛靶場試試手氣，到室內溫水游泳池或體育運動館等公用設施去活動身心，很奇特的是每到一處就只是我們幾個東方面孔，見不到一個其他的人。室內溫水游泳池是我們都愛去的地方，從寒凍的室外進到室內，池水面上溫暖的如霧的熱氣，只有我們幾個人，好似專供我們享用的，真是太過奢侈浪費了點。我個人酷好球類運動，常獨自去那座巨大的體育館，卻都只我一人在內。在那圓弧拱頂下，靜悄悄的場地裡我不自覺的放輕腳步慢行，聽到自己的腳步聲在空間震蕩迴響，莫名產生畏怯的奇幻感覺。設備齊全的諾大館場，應是熱鬧哄哄的，怎麼會獨我一人使用而已。我常去回力球室，甚至對著練習牆獨個拍擊網球或踢足球，卻也樂在其中，怡然自得，助我緩解思愁，消磨了不少

時日。

在宿舍不遠處有間音樂室，整潔舒適，卻經常推門進去空著沒見人影，自幼就是個音樂迷，我也常往音樂室，那時正值卡匣式及盤式錄音帶暢行時代，而音樂室內有非常豐富的音樂母帶及播放錄音設備，我不但浸潤沉醉其中，而且選錄了許多我偏好的古典與流行曲目，夜間聆聽，寧靜心神消除煩念，得以安眠。另外有一獨立且空間寬闊的起居室，大家常在晚上齊聚一堂聊天，有音響及唱片，其中每人都最愛的幾張醉人的唱片，經常都會重複播放，我想每個人都耳熟能詳，永難忘懷，我一直保留收藏至今，每每再次聆聽，好像就又回歸到當年的時境，事過境遷已去四十八年了，感受記憶深刻如初，那個時段烙印記取在記憶中的音樂與歌曲，與此相應當時的時空境地，自然的也在我內心深含生命經驗的意象，在我每個生命段落間，都有屬我心靈的音樂與曲調，而心靈中的這些旋律又會觸醒我深心經歷過去那些時段的生命痕跡。無論悲歡離合，喜樂悲哀，仍是人生命中命運起伏，音符彼落的波動，旋律音調的幻變，是我個人生命的轉折豐富，感到是生命的充盈豐富，很值得與滿足。